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十二輯 第五冊

杜甫荆湘詩初探

洪素香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二輯

龔鵬程 主編

第5冊

杜甫荆湘詩初探

洪素香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杜甫荊湘詩初探／洪素香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2+186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二輯；第 5 冊）

ISBN 978-986-254-901-8（精裝）

1.（唐）杜甫 2.唐詩 3.詩評

820.91

101014404

ISBN-978-986-254-901-8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二輯 第五冊

ISBN：978-986-254-901-8

杜甫荊湘詩初探

作 者 洪素香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第十二輯 24 冊（精裝）新台幣 33,6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杜甫荆湘詩初探

洪素香 著

作者簡介

洪素香，1955年生，台南縣麻豆鎮人，全家遷居高雄市40餘年，已在教育界任教32年，現為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語文中心專任副教授。私立輔仁大學中文系學士、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研究所碩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研究所博士。學術專長為中國唐詩、臺灣古典詩。專書有升等講師論文《王建生平及其詩歌研究》、碩士論文《杜甫荊湘詩初探》、博士論文《清代臺灣儒學詩研究》；研討會、期刊論文有〈唐樂府詩中的征夫思婦「人物書寫」主題探析〉、〈由《周易·蒙卦》談中國古代的品德養成教育〉等十餘篇。

提 要

杜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卒於代宗大曆五年，年五十九。為盛唐詩人，與李白並稱「李杜」。其一生依序可分為青壯、長安、秦州、成都、夔州與荊湘等六個時期。其中前五個時期，自來即有兩岸專家學者，以專書著作或學位論文方式，作全面性探討研究。唯荊湘時期至今仍只有零星期刊及研討會論文而已。

職是之故，筆者乃決定以此時期為學位論文主題，初探詩人此時期之詩歌，及其結構特色與藝術成就。因此本論文一方面將詩歌分為記錄行蹤之詩、記錄個人身體狀況與心理狀態之詩，和記錄人際關係與社會關懷之詩。另外一方面將詩歌分結構和修辭兩項，詳細分析其本身之內部與形式諸問題。

緣此，本論文內容凡分八章，章內共細分為二十四節。茲將其每章之綱要列舉如下：

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範圍。

第二章 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概述此時期國家之政治與財經等各方面之狀況。

第三章 荊湘行腳。縷敘詩人在此時期所走過之所有地方，及其沿途所記錄之風土景物。

第四章 身心狀況。敘述詩人當時如風中殘燭般之身體狀況，與矛盾衝突之心理狀態。

第五章 人際關係與社會關懷。敘述詩人當時與親友間之酬贈往來，以及當時他對社會國家與人民的關懷情形。

第六章 詩歌結構特色。詳細分析詩人此時期詩歌之有關體製、拗體與詩韻等方面之使用情形。

第七章 詩歌修辭藝術。亦詳細分析詩人此時期詩歌中之有關對偶句、對比句與典故等方面之運用情形。

第八章 結論。歷舉諸家對詩人此時期詩歌之詩評，並為詩人此時期詩歌之成就與價值，作一個客觀公正之確定。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文獻回顧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2
第三節 研究範圍	3
第二章 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	5
第一節 在政治方面	5
第二節 在財經方面	12
第三章 荊湘行腳	15
第一節 悲喜參半作楚客	16
第二節 賞心悅目向潭州	27
第三節 奔波勞形潭衡間	37
第四章 身心狀況	51
第一節 在身體方面	51
第二節 在心理方面	69
第五章 人際關係與社會關懷	85
第一節 在人際關係方面	85
第二節 在社會關懷方面	91
第六章 詩歌結構特色	101
第一節 詩歌體製的擴大加長	101
第二節 拗救體的靈活操作	121
第三節 詩韻與韻腳字的慣性使用	134
第七章 詩歌修辭藝術	153
第一節 對偶句的組織風貌	154
第二節 對比句的形式樣態	167
第三節 典故的主事用詞	170
第八章 結 論	179
第一節 人格表現	179
第二節 詩歌成就	181
參考文獻	18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文獻回顧

杜詩的箋註，在宋代已有“千家註杜”之稱，而宋代以後到目前，學者對杜詩的研究，也仍然風氣鼎盛，因此其所積累下來的相關著作，真可謂汗牛充棟。當代大陸學者周采泉，以他個人多年收集所得，編成一部《杜集書錄》，極富參考價值。

周氏在書中集錄了自唐代以來到清末，以及 1979 年以前的近代大陸學者之研究著作 860 種。全書分內編、外編兩大部分，內編分爲：「全集校刊箋註類」、「選本律註類」、「集評考訂類」和「雜著類」四大類；其中「集評考訂類」有詩話文說、批點彙評、考訂等三小目；「雜著類」也有雜著、存疑、偽書、類書、聲韻格律等四小目。外編分爲：「全集校刊箋註類存目」、「選本律註類存目附合刻、合選」、「譜錄類」、「集杜合杜戲曲類」四大類；其中「譜錄類」也有年譜、傳記、專書單刻、詩目譜、誌傳、叢考等六小目。綜觀這些研究著作，它們所觀照的範圍，及所涉及的層面，真可謂既深且廣。

1979 年以後，大陸研究杜甫的風氣依然興盛。1980 年 4 月「杜甫研究會」在四川成都成立，並在 1987 年出版爲《杜甫研究學刊》，以季刊方式來發行，希望藉以宣揚杜甫的愛國精神和人本思想，深入

探討杜詩的藝術，這個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杜甫研究唯一學術專刊，二十多年來，已編輯出版七十期，發表學術論文達一千多萬字，闢有「杜甫研究」、「杜詩學研究」、「版本及評介」、「杜詩鑒賞」、「問題討論」、「詩聖遺蹤遺跡考」、「域外論杜」、「浣溪叢語」等欄目，供學者專家們發表研究心得。

除了《杜甫研究學刊》外，1979 年以後大陸研究杜甫的專著也不少，譬如：陳貽燦《杜甫評傳》、莫礪鋒《杜甫評傳》、王齊洲《詩聖杜甫》、江希澤《杜少陵詩傳》等，可謂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相對於大陸學者對杜甫研究的熱烈，台灣學者一直以來在這方面的研究，也是表現得可圈可點，與大陸可謂平分秋色，不但時有學術專著出版，譬如：黃永武《杜甫詩集四十種索引》、汪中《杜甫》、張夢機·陳文華《杜律旨歸》、方瑜《杜甫夔州詩析論》、陳香《杜甫評傳》、李辰冬《杜甫作品繫年》、歐麗娟《杜詩意象論》、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等，亦探幽抉隱，各具特色。

此外，台灣各大學院校中，博碩士生們對杜甫的研究也是興趣濃厚，他們在指導教授的指導下，也有多篇學位論文產生，譬如：王三慶《杜甫詩韻考》、金龍雲《杜甫寫實諷諭詩歌研究》、鄭元準《杜甫長安期詩研究》、方秋婷《杜甫秦州詩研究》、林瑛瑛《杜甫成都期詩歌研究》、朱伊雯《杜甫晚期詩作之精神動向——以夔州詩為歸趨之探究》等，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第二節 研究動機

雖然，有關杜甫的研究，自唐代至當代的一千兩百多年來，有如此多學者投入其中，創作出如此多作品，所獲致的成果更是斐然可觀。但是吾人發現，儘管由古到今，從台灣到大陸，學者們對於杜甫的研究不遺餘力，但是至目前為止，大家對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個階段——荆湘時期的個別研究，則明顯尚稱不足。

首先在大陸方面，先說《杜集書錄》，在周采泉所集錄的 860 種專著中，勉強可以稱得上與杜甫荆湘時期相關的著作，只有李宗蓮《湖南平江縣重修唐杜左拾遺工部員外郎墓并建祠請謚集刊》一書；再看《杜甫研究學刊》，在已發行的七十期中，也只有鍾樹梁〈論杜甫荆湘詩〉、曾亞蘭〈杜甫荆湘詩的憂患意識〉、劉洪仁〈人民性的光輝總結——也談杜甫湖湘的主調〉、熊培庚〈談杜甫漂泊湖湘的酒詩〉等二、三十篇而已；其以專書出版方式發行的書籍，則只有《杜甫在湖湘》論文集一書而已，此書一共收集了 34 篇包括前面四位學者在內的 39 人之研究論文。由以上所列，雖然表現上看來，似乎研究杜甫此時期的學者也不少，但是因為它們都屬於一、二萬字以內的小論文，所以其所能論述之內容頗為有限，更遑論作整體性的、多面性的探討。在台灣方面，則似乎更缺乏專門論述此時期之出版品，而博碩士生們的學位論文中，也獨缺此時期著作。

而經筆者詳閱杜甫此時期詩歌後，發現此時期詩歌，在詩歌體製結構上，雖然只是延續夔州時期而加以推擴而已，但是在詩歌修辭用語上，他則因受當時外在環境極度窘迫之關係，而與其他時期有很大不同，已然自成一個風格。為此，筆者特出於為一代詩聖作補述工作之使命感，決定將此一長久以來被混在「夔州以後詩」中，一筆帶過的此時期詩歌獨立出來，作為研究主題，其中，除了深入探討他此時期詩歌創作之藝術與成就外，還嘗試由他詩歌中，還原出他在此時期之行事與思想，包括行腳足跡、身心狀況、人際關係，以及其對國家社會之關切情懷等，以讓我們知道這一位偉大詩人，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中，是如何艱辛走過的。假使藉由筆者的這番努力，而能夠為各方研究杜甫者帶來些許助益，並達到補述效能，則不勝榮幸之至。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論文以 1993 年台北華正書局出版的《杜詩鏡銓》作為原典資料，卷數、頁數均依之。

本論文研究範圍，限定在杜甫 57 歲正月，由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開始，到 59 歲暮秋北歸秦地，卒於潭岳之間爲止，總計有三年時間。若以《杜詩鏡銓》的排序來說，此時期詩歌，乃是由卷 18 的〈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一詩開始，到卷 20 的〈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一詩爲止，總計有 154 首詩。

自來關於杜甫此一時期，大致上有三個不同稱呼，即荆湘時期、兩湖時期和湖湘時期。在這三年之中，杜甫終日舟楫不息，曾經先後在江陵、公安、岳州、潭州、衡州一帶活動往來。江陵、公安當時屬荊州江陵府，潭州、衡州則地屬湘水流域。爲使能更準確勾勒出杜甫當時之活動地區，本論文決定採用「荆湘」爲此時期稱名，而它與「兩湖時期」、「湖湘時期」，所指乃屬同一期。

第二章 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

第一節 在政治方面

大致上說來，當時的政治環境是很不安定的，不論是國內的中央朝廷、地方區域，或是國外的敵患，都在急劇震盪中屢傳危機，現在我們就由這三方面來討論之。

壹、宦官權臣顛預

宦官的危害，在中國歷代朝廷中屢見不鮮，而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後，中央政府的權柄，也漸漸步入被宦官把持的命運，先後有李輔國、程元振和魚朝恩弄權，而若以杜甫此時期的朝廷宦官勢力來說，當時的朝廷勢力正把持在魚朝恩手中。

《舊唐書·宦官傳》〔註1〕對魚朝恩這個人的行徑，有著很詳細的記載，魚朝恩在天寶末以宦者的身分入內侍省，初為品官，給事黃門，而因為他「性黠惠，善宣答，通書計。」因此到了至德年間，即受到肅宗很高的倚重，經常派令他監督軍事，當時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時，肅宗不立統帥，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又以功累加至「左監門衛大將軍」，相州之戰失敗後，魚朝恩勢力更大，

〔註1〕見《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三十四宦官》卷184，台北：鼎文書局，頁4763～4765。

經常統禁軍鎮陝。廣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出奔，倉促之間禁軍不能集中，當時魚朝恩正統領神策軍鎮陝，聞訊後親自率軍趕到華陰迎駕，代宗回京後，對魚朝恩也因此深加優寵，又命他專典神策軍——禁軍。

深受恩寵的魚朝恩，藉著講授經籍，隨意高談闊論時事，又將大臣群官二百餘人，都以本官備章服充附學生，列於監之廊下，而由待詔給錢萬貫充食本，作為附學生廚料。又恃寵先後與郭子儀、元載相為仇恨，元載用心腹崔昭偵查魚朝恩，將他的一舉一動上聞於代宗，代宗由此才對魚朝恩越來越厭惡。魚朝恩又與其手下宦官劉希暹合謀，在北軍置獄，召集坊市內的凶惡少年，羅織城內富人，誣以違法，再捕入獄，任意拷打，沒收他們的財產，代宗忍無可忍，最後才在大曆五年把魚朝恩召入宮中縊殺之，劉希暹也下獄賜死，到此，魚朝恩之禍才告解除。

至於朝臣方面，大曆五年（西元 768 年），元載既誅魚朝恩之後，代宗對他寵任益厚，而元載也因此日益驕橫，每在眾人面前大言，自誇有文武才略，古今無人能及，到處弄權舞智，宦吏都必須透過賄賂他，才能有被任用的機會，而且僭侈無度。後來代宗知道元載行為，因為顧念他任政已久，想要成全他，單獨召見他，鄭重告誡改過自新，惟元載卻仍然惡劣不悛，至此代宗才開始厭惡他。又元載因為忌妒李泌有寵於代宗，因而聯合同黨不斷加以惡意中傷，代宗為保護李泌，不但一時之間不敢將元載治罪，反而藉機任李泌為江西判官，讓李泌藏匿在江西觀察使魏少遊處，而特別囑咐魏少遊善待李泌，等他決意除掉元載後，再讓李泌回京。由此可見當時元載危害朝廷之一斑。

貳、藩鎮剽悍難馴

安史之亂讓唐朝國勢由盛轉衰，又因唐室在平定安史之亂以後，沒有妥善處理降將，及過度擴充政府軍力的關係，而使得當時藩鎮幾乎遍及全國，這不但使唐室的財政陷入困境，而且讓藩鎮得以割地自雄，彼此鬥狠。傅樂成《中國通史》，對唐室為什麼不處理降將和縮

編政府軍力的原因，有很深刻的分析，他說：「安史餘孽之所以無法完全消滅，是由於他們的實力堅強，不易征服。在戰爭期間，唐師屢遭敗創，賴回紇人的助戰，纔擊敗叛軍，而回紇人的紀律極差，唐室又不敢過分倚任。加以肅宗、代宗，缺乏遠見和魄力，只求早日結束戰爭，而不計後果。因此不惜付出極大的代價，以招降叛軍。安史部將歸降的，唐室並不懲處，也不解散他們的武力，反酬以廣大的地盤和節度使的官位。安史餘孽的實力，就這樣被保全下來，終成為帝國內部的巨患。」〔註2〕

傅氏的分析，讓我們了解到所謂節度使、藩鎮，都是因為安史之亂而來的，而且很多都是安祿山舊部，實力堅強。當然我們由此也可以進一步想像，他們大多是胡人，或是胡化甚深的漢人，性情剽悍，愛好打仗，讓他們坐擁土地，又讓他們同時享有抽徵當地賦稅和兵丁的權力，無疑是在安置一顆顆的定時炸彈，更何況他們又藉由通婚的方式來擴大地盤，加強實力，以與中央政府抗衡，索求更多的好處，到此地步，中央政府已一點都不敢過問。

職是之故，自從安祿山之亂以後，唐朝國內的藩鎮之亂，始終是唐室的心腹大患。而若以杜甫此荆湘時期來說，其大大小小的藩鎮之亂，記錄在《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四·唐紀·代宗睿文皇帝》〔註3〕者便有以下數事：

（一）劉洽之亂

大曆三年（西元768年）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幸好殷仲卿不久即將之討平。

（二）崔旰與楊子琳之亂

崔旰本為茂州刺史，充山西防禦使，永泰二年（西元765年）五

〔註2〕 見傅樂成：《中國通史》，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民國64年1月增訂十版，頁429～430。

〔註3〕 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唐紀·代宗睿文皇帝》卷224，台北：中華書局珍仿宋版印，頁10～21。

月，郭英乂爲成都尹，十月郭英乂被兵馬史崔旰所殺，邛州牙將柏茂琳、瀘州楊子琳、劍南李昌夔等人，皆起而發兵討伐崔旰。大曆元年（西元 766 年）二月，張獻誠與崔旰戰，敗於梓州，八月，杜鴻漸到蜀，上疏向代宗請求，將節度使一職讓給崔旰，以崔旰爲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柏茂琳爲邛南節度使，才終於讓他們各自罷兵。

大曆三年（西元 768 年）四月，崔旰入朝，以其弟崔寬爲留後，不久瀘州刺史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朝廷聞說，加崔旰檢校工部尚書，賜名寧遣還本鎮。直到六月，崔寬與楊子琳數度交戰都失利，七月時，崔寧的妾任氏，典賣家財數十萬，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楊子琳，才終於把楊子琳打敗，趕出成都之外。

大曆四年（西元 769 年）二月，被趕出成都的楊子琳，回到瀘州招聚亡命，得數千人，東下，聲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想不到全數被楊子琳擒住，而且擊王守仙於忠州，王守仙最後只以身免。楊子琳於是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荆南節度使衛伯玉想勾結楊子琳作爲奧援，竟然答應把夔州讓給楊子琳，而且還爲他向代宗請命，此時正好陽曲人劉昌裔，勸楊子琳遣使到朝廷請罪，楊子琳聽從之。乙巳，代宗以楊子琳爲峽州團練使，至此，也才終於暫時平息楊子琳之亂。

（三）朱希彩之亂

大曆三年（西元 768 年）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朱泚之弟朱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朱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朱希彩，不料被朱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只好寬宥朱希彩。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朱希彩領幽州留後。乙亥，王縉到幽州，朱希彩盛兵嚴備以迎之，王縉晏然而行，朱希彩迎謁非常恭敬，王縉自度無法制服他，勞軍十多天而還。十一月丁亥，代宗爲息事寧人，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爲節度使，才把朱希彩安撫住。

（四）李岫之亂

大曆三年（西元 768 年）九月，潁州刺史李岫以事忤逆了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令狐彰派節度判官姚爽按行潁州，因而取代李岫統領州事，而且說李岫如果不接受取代就殺掉他，李岫知道後極為生氣，因此激怒將士，讓他們殺掉姚爽，當時與姚爽同死者有百餘人。李岫畏罪，走依河南節度使田神功於汴州，冬十月乙巳，令狐彰上表陳言李岫罪狀，而李岫竟然也上表自我辯解，代宗無法定奪，派給事中賀若察往按之。

大曆四年（西元 769 年）春天正月壬午，宣詔決李岫配流夷州，辛卯又賜他自盡，才終於結束了這場紛爭。

（五）許杲與康自勸之亂

大曆三年（西元 768 年），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將兵三千人駐濠州，不肯離去，有覬覦淮南的企圖，淮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元城張萬福攝濠州，許杲聽說，立即領軍離去，停軍在當塗，這年，代宗召張萬福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杲，張萬福至州，許杲害怕，移軍上元，又北至楚州大肆搶劫，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命張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許杲被其將領康自勸驅逐，而康自勸則繼續擁兵掠奪，循著淮水而東，張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於死者只有十之二、三，韋元甫將要厚賞將士，張萬福說：「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今方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之一。」他可以說是當時少見的好官吏。

（六）王無縱與張奉璋之亂

大曆四年（西元 769 年），河東兵馬使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驕蹇，代宗以王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受詔發兵，將到鹽州防秋，派遣王無縱、張奉璋率領步騎三千赴之，張奉璋逗留不進，王無縱則推託有事也不肯出兵，而且擅入太原城，王縉悉數將他們擒斬之，連同其同黨七人也一併論斬，諸將之悍戾者終於全部清除，軍府才安定下來。

（七）臧玠之亂

大曆五年（西元 770 年）夏天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觀察使崔瓘，澧州刺史楊子琳，以及裴虬、陽濟等人各起兵討之，楊子琳索取賄賂而還。

以上這些藩鎮之亂，我們可推究出一個共同原因，即他們擁有太大的自主權又貪婪無度，而且好戰成性。至於他們作亂之後的結果，其中強橫不屈而被論斬者不說，其他只要是他們能向代宗表示悔意者，就不但不會受到處分，反而可以因此得到更高的職位，更大的利益，而代宗姑息養奸的放任心態也由此可見。

參、外患寇邊日亟

唐朝的外患主要來吐蕃、回紇和南詔，而若以杜甫的此荆湘時期來說，吐蕃和回紇，則是當時朝廷的最大憂慮，也是影響當時人民生命財產非常嚴重的外患。我們先說吐蕃：

（一）吐蕃

安祿山之亂以後，吐蕃趁著唐室局勢不穩定，在肅宗乾元年間之後，便不斷騷擾邊境，《舊唐書·吐蕃列傳》便記載了吐蕃犯邊的情況。當時吐蕃日蹙邊城，或為虜掠傷殺，人民因此而轉死溝壑者不計其數。數年之後，鳳翔之西，邠州之北，盡成蕃戎之境，總計湮沒者有數十州之多。^{〔註4〕}當時杜甫四十七歲，在華州。

到了代宗即位，吐蕃擾邊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廣德元年（西元 763 年）九月，吐蕃寇陷涇州，十月，寇邠州，又陷奉天縣，代宗派遣中書令郭子儀西禦。而吐蕃則以吐谷渾、党項羌之眾二十餘萬人，自龍光度而東，逼得郭子儀只好退軍，京師因此失守，代宗匆忙之中，車駕幸陝州。在這段期間，衣冠戚里幾乎都逃往南方的荆襄一帶，或是隱竄在山谷之間，不料六軍將士卻持兵剽劫，阻絕去路，郭子儀領

〔註4〕同註1，〈吐蕃上〉卷196上，頁5236。以下有關吐蕃之敘述，亦見此列傳〈吐蕃上、下〉，頁5236～5244。

部曲數百人及妻子僕從，以及駝馬車牛數百輛，也曾一度困在牛心谷不得動彈，後來聽從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的建議，南保商州，幸好此時吐蕃居城十五天後即自行退去，官軍才終於收復上都，而以郭子儀爲留守。當時杜甫五十二歲，在梓州。

此後五年，吐蕃又經常不定期犯邊，當時已是大曆三年（西元768年）。這一年春天正月，杜甫自夔州出峽來到江陵。又此後的三年，即大曆三年、四年、五年，杜甫雖然自入蜀到現在至少已經有十年的時間，但是他仍然經常感嘆吐蕃的犯邊不已，因爲在這三年當中，吐蕃又有幾次大規模的進犯。

大曆三年（西元768年）八月，吐蕃帥眾十萬人寇靈武，大將尚悉摩寇邠州，幸好邠寧節度使馬璘破二萬餘眾。九月，吐蕃寇靈州，幸好被朔方騎將白元光擊破，不久白元光又擊破吐蕃二萬眾於靈武，而關內副元帥郭子儀也在靈州擊破吐蕃六萬餘眾。十二月，吐蕃侵犯西疆，幸好劍南西川先後也破了吐蕃萬餘眾。

大曆五年（西元770年）五月，代宗爲了防備吐蕃的侵犯，徙置當、悉、拓、靜、恭五州於山陵要害的地方，以繼續圍堵吐蕃的入侵。而至於回紇的情形又是如何？

（二）回紇

「回紇」在《舊唐書·迴紇傳》中作「迴紇」。回紇是匈奴後裔，最初與唐室大體相安無事，安史之亂發生後，曾經四次遣兵入援，幫助唐室收復兩京，肅宗遇之甚厚。唯回紇貪無厭，每因此邀功索報，甚至大肆劫掠坊市及汝、鄭等州，弄得人民比屋蕩盡，人民悉以紙爲衣，或有衣經者。

代宗即位以後，仍然一本肅宗忍氣吞聲的態度，對回紇需索一意縱容，甚至用一匹馬換四十匹絹的方式，大量接受回紇所傾銷的病馬，據傅樂成《中國通史》所述，當時「僅代宗一朝的十七年間，唐室因買馬用去的絹，便有一千五百萬匹以上。此外並欠了許多馬債，一直未能清償。……但事實上唐室並沒有買到多少有用的馬，代宗大